

丙申就是我此在准确的事实

□ 弋舟

2016年,中国的丙申年,我写下了短篇小说集《丙申故事集》,2017年,中国的丁酉年,我写下了短篇小说集《丁酉故事集》。以中国的天干地支来纪年,并且用此命名自己的作品,起初可能仅是源于某种隐秘的动机——以丙申来指涉2016年,至少,在我看来更加符合自己写作时内在的诉求,用这样的两个汉字来对应自己的写作,颇能准确地表达出我在那一年的年度心情。仅仅靠着直觉,我便无法想象将自己这一年的写作归结为《2016年故事集》。这个隐秘的动机,几乎完全是“文学性”的,最初,全赖于作者对于文字那份无从说明的主观的敏感。

继而,来年的写作似乎水到渠成,便成了丁酉年的写作。一个写作计划竟然这样生成了。此刻,天经地义,我已经将自己的写作放置在了《戊戌故事集》的情绪里。

2016年、2017年永不再来,但丙申与丁酉周而复始。这在本质上便深刻地昭示出东西方文明中时间观的不同。现在来看,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了某种自行的转换,那么,在那一个稍纵即逝的、不自察的瞬间里,确有专属中国人的文明密码悄然苏醒——这难道还不足够迷人吗?

捕捉到这样的密码,在我,首先是基于那种“文学性”的本能,我不过是觉得,用丙申比用2016准确,用丁酉比用2017恰当,前者在音韵上都能够将我打动,那种数算年月之时阿拉伯数字所隐含的线性的机械与冰冷,至少,是当下的我所想要躲避的。其后,隐秘变得显豁,当我意识到从前亦有丙申,日后也有丁酉,这个阶段我写作时对于“过去”、“当下”、“未来”的描述企图豁然落到了实处。一种专属中

国作家的时间感被接应了,他想象着,覆水难收的“时间”,原本是应当留有余地的,原本是能够互为轮替的。

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案,这种专属东方、专属中国的方式,倏忽助力于我的写作,令我宛若真的置身于一条亘古的河流之中,不再狼奔豕突、仓皇四顾,只需服从推涌着自己的那道力量,便能成为浩荡之力的从属者与加盟者。是的,就是“服从”。如果说,现在我一定要通过写作来表达什么,那么好吧——我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世界、对于内心的服从。至于表达得怎样,是否达标,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与服从的愿望相悖,我想,所谓服从,就是接受结果,它100分也罢,50分也罢,我都服从之。

那么,改变是从何时、为了什么而发生的?是从哪一个时刻起,当总揽自己的年度写作时,我会觉得“2016”作为一个习焉不察的符号,已经不再能够呼应我的情感?甚而,将这组阿拉伯数字与我的写作并置在一起,还会令我感到违和,感到了某种巨大的“不服从”的干扰。我想,这并非是一个断崖式的改变,一切都是潜移默化之中达成。它事关时代态势,事关写作者的个体心情,事关我们的文学来路与这来路之上一路的跋涉与蹒跚。由之,我明确了“文学性”并非只兑现于小说的技术环节,那是一个更为总体的思想与情感的方式,而这种方式的塑造,跟时代的跌宕相关,跟个人际遇相关。

“重逢准确的事实”,是《丙申故事集》代后记的题目。我想,当一个习惯甚至热衷于“2016式”符号的作家,开始与自己的文明相互打量,对他而言,某种堪称重大的时刻便降临了——他在重新盘点自己对于“事实”的定见,他发现,那个几乎

是毋庸置疑的“事实”,原来需要你甄别出准确与不准确。当一些似乎不言自明的符号“重逢准确的事实”,它将面临严苛的鉴定,否则,它也只能“不言自明”地闪闪发光。我开始警惕一个小说家的四处发言,我知道,自己所发之言,惟需要遇到的是自己写下的作品,那才是一个小说家的“准确”所在,是他永远应该追逐的第一“事实”。而“重逢准确的事实”,同样隐含了某种更为深刻的小说伦理:重逢、准确、事实,这三个词,实在是充满了力量,连缀起来,几乎就是小说写作的“硬道理”。

当我以年轮来命名自己的作品,本身就是向时间和岁月致敬,那么,与某种逝去或者中断的事物重逢,回溯与检索,不就是凝神时间之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吗?时间是有力量的吗?嗯,这个倒是可以不自证自明的。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,“时间”当然从来都是最为重大的命题,毋宁说,小说家正是时间的捕手,“时间观”约等于一个小说家的“文学性”。

更为重要的也许是:在一定意义上,我这样一个饱受“2016式”文学资源哺育的写作者,如今起意致敬时光,我们古老的文化密码徐徐苏醒之时所具有的那种象征性的意义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身为一个中国作家,将“重逢”、“准确”、“事实”这三个词摆在面前,每一个词都足以令我郑重对待。我需要思考的是,我是否真的离散了什么,于今才领受到了“重逢”的滋味;我是否真的经年虚假,于是才劈面承受“准确”的拷问;我是否真的罔顾了某些事实,所以才需要格外廓清“事实”的边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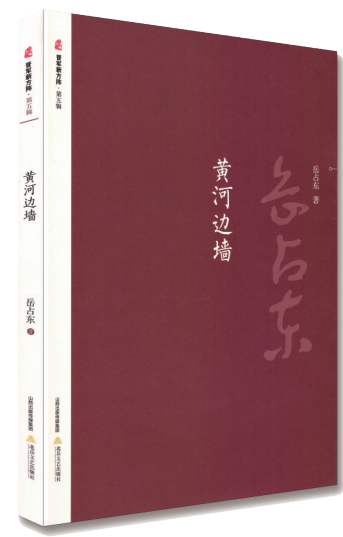
格非说《丙申故事集》写得有“密度感”。一次跟他聊天,他举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:一把椅子,如果它的材质结实,是

密度很好的板材,那么,即便它打得不漂亮,价值也必定高于一把漂亮却易损的家什。这个认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,尤其,它出自格非这样一位曾经以“漂亮椅子”为能事的前辈之口。我觉得,此间确有真意。自己今天的写作,我力求让它结实一些,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,似乎就是让它紧密地与“准确的事实”关联,让它生长在“准确的事实”的根基之上。我想,我得重新学会尊重铁打的事物,服从自己根本的内心理码。而这需要我的眼里盛放得下更多的“事实”,需要我有能力去“准确”地与之“重逢”。并且,面对这样的“事实”,我还必须要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地将世界片面地“文学性”的习性——山就是山,是石头和植被,避免再去条件反射一般将它比附为“一堆音符”。丙申就是我此在准确的事实,警惕再去惯性地活在2016的秩序里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重申一个写作者诚实的能力。不诚实难道不是更轻易一些吗?尽管,那样看起来似乎显得高级一些,显得更加富有“文学性”一些。我想要忠于我的“此在”。对“此在”的尊重与服从,必定导致我们尊重与服从“准确的事实”,因为,由此我们不得不去尊重与服从此在的根由——它是如何这般与只能这般的。

而今,就我所认为的“此在”,即为:你是一个中国作家。

时间也许是一往无前的,时间也许是循环往复的,真理交由爱因斯坦和霍金来检验,真理也交由小说家“重逢准确的事实”——此刻,于自己的文明基因之中,于自己的根本情感之中,什么对你是有用的,什么将你打动,什么即是真理,是你最富密度的创造板材,是你一切“文学性”的尺度与方案。

► 桃李天下



岳占东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,其纪实文学《黄河边墙》近期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明长城黄河边墙为线索,对明朝276年修筑长城的历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反映,挖掘了长城内外文化交融的历史内涵,以情景交融的笔墨描摹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,描绘了明长城5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情境,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。



袁瑛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,《我是人间惆怅客》《此情深处近无色》,是两本金庸小说话集,一题两写。两书以金庸小说人物为观察点,溯源中华文化尚武任侠精神的源流,以《诗经》等中国古典文化为审美标尺,细致琢磨寄寓在武侠小说人物情感、品性、襟怀、行止、风貌上的文心和风骨。



韩芍夷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,其短篇小说选集《倾听咖啡屋》近日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此小说选集共收入15篇中短篇小说。小说把视点对准生活中的底层人物,他们的情感碰撞、生存状态、喜怒哀乐,都在从容的叙述和鲜活的细节中展示,平民情怀和人文关怀一以贯之。



► 书海一瓢

《美人痣》:社会失衡,暗疾在心

□ 阿探

朱朝敏的小说,具备内刚外柔的中国美学范式,建构了时间迷宫与人性迷宫交织的叙事流。其内核攪射着人性拷问,凝聚着灵魂奔突的酷烈动影;外在则不断通幽式地展开,凝成黯黯伤魂之曲。她能敏锐触及社会现实,并向社会病象之根基强力冲击。

与其说“美人痣”是“生活的隐喻”,倒不如说它完成了对结构性评判失衡社会的隐喻,一个过于取悦“颜值”的社会,必然引发行为取舍甚至价值取向,因此真相被浮虚屏蔽就在所难免。

年文青心机幽深,以黄小路为明棋,以雕塑男人为暗子,最终胜天一子,终于释放了长久的灵魂淤积。正如年文青自己所说,“直到邹公子惨死我们秘而不宣的合谋瓦解”,是的,这不是一个人的反击,而是一个长久被遮蔽的群体的同谋性反击。雕塑男人的恨,黄小路的恨,年文青长久积聚的恨,它们是同质体的恨,

是社会结构性评判失衡的长久淤积与爆发。毋宁说文青是这场反击的同谋者,还不如说是这场反击的主导者。他的哥哥宁致远以女友朱碧之名资助黄小路,返回时遭遇撞船事故而惨死。邹国普一路升迁,朱碧因资助他人之名而一路坦途,最终与邹国普结合,真相被永远地湮没。年文青接续了对黄小路的资助,为她设计了天衣无缝的人生坦途,他以十几年的超强毅力在思虑着一场天局对弈。终于,将凶手雕塑男、黄小路、邹国普夫妇及女儿邹公子……设计进“天局”,而自己作为遥控器,冷静地窥探着众人及罪恶的上演。

透过小说《美人痣》故事的匠心设置,我们能够看见,作家对社会深水区矛盾的严肃思考与积极关注,这正是作者对这个时代的使命与责任的积极担当。它如无声处的惊雷,剑锋直指社会结构性评判的失衡与偏颇,剑指长久淤积的

普通社会个体心理暗疾。在这个意义上,朱朝敏所直面的不仅仅是社会的深层病象,更是直击社会深层病根所在。事实上,朱朝敏在创作挺进中以和合之道,建构了令人深思的中国故事,彰显了中国式的审美艺术。而文本的隐藏艺术沉稳有力,如高山流水,暗自蓄势,陡然爆发,落势绵长绵展。

朱朝敏在起初的叙事里看似在完成着某种构建,有秩序的时间构建或者说是年文青完美的道德构建。但从整体上考量,构建的目的或方向倾向于摧毁。邹国普、朱碧之流,务虚作秀背后深隐着本能式投机;年文青长久扶持黄小路的表象之下,藏有为惨死的宁致远反击权力把持者的深海机心。朱朝敏的叙事凸显着针锋相对的两个方向,相互压制,又相互解放。年文青人性的真实,直到小说结束,才得以一览真容。在同一事件或事体叙事里,朱朝敏以倾心构

建去完成对构建的摧毁,以道德行为的肯定逐步完成对其否决,将普通个体的心理暗疾与社会病态现象紧密联结,完成了对一个弱势群体层面的心理映照,犀利地指出了失衡社会的幽暗人心。这种同一事体叙事中的构建与瓦解,更能有效地直指人最幽暗的真实,有力地拷问社会失衡的暗症所在。《美人痣》的叙事建构,透析了人之长久隐疾,就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,它有起点与终点,有着重度的危害。小说给予人们一个警示:当社会恒性评判被浮虚表演所替代时,社会积聚着隐疾,隐疾终将爆发出可怕的恶果。

篇末,年文青打算回到万县去办一个孤儿院。或许这只是朱朝敏给予小说人物安放精神的出口。而沉重现实里,人们是否能找到这样的出口,社会的文明进路能否消弭人们内心长久的隐疾,我们翘首以待。

► 东庄西苑

鲁院琐忆

□ 白丁

生活中的琐事有时候更能让人记住。2008年9月1日,全国的学校都开学了,我也成了一名学生,鲁院第九期高研班的班生。

两个月后的11月1日是我离开鲁院的日子。上午8时25分,我关闭了304房间的灯,看了一眼上面我的名字。两个月前来的时候,我发现抽屉里有个留言簿,上面是余同友和王十月的留言,我才知道这两位早闻其名未曾谋面的朋友先后在这个房间里住过,我也在上面写了留言,但不知道下一个住进这个房间的是谁,不知道这个留言的形式会不会继续下去。

几分钟前,我与何述强告别,这位充满才情的广西男人给我留下了很好印象。他凌晨4点钟才睡下,此时正疲惫地坐在床上,我说明来意后,他看了我一眼,眼神里有依依惜别之情。

来到三楼,307房间的灯虚掩着,正万不在。我发了条短信给他:“正万再见”,然后离开。

许多房间的灯都掩着,不知哪些是空房子。

来到一楼,我看了一眼鲁迅先生的塑像,又想起了江子的《告别鲁院》里的诗句:告别鲁院/我愿意让我的灵魂再呆上一分钟/再看铜像里的/我们共同的父亲一眼/他表情冷峻而内心火焰奔涌/他是我们精神的源头/引领我们奔跑和皈

依……想起他朗诵这首长诗的情形,着实把我们大家感动了,东紫还情不自禁地上台录像。我在巴金、茅盾、老舍等人的塑像前驻足,又看了一眼那个乒乓球台,我曾在这里击败过许多对手,也收了好几位学生,比如兴安、万书辉、刘宏志、王雪英等,此时,不得不与它告别了。

整个院子静悄悄的,秋风吹在脸上已经有些寒意,枯叶在地上滚动,发出脆弱的哀鸣。鲁迅文学院的大门的图片被我看了多遍,八里庄南里28号,我到底还是进来了,今天又要从这大门出来。两个月的时光一晃而过,像做了一场梦。

在出租车子启动的一刹那我看见了车外的正万,他快步向出租车走来。我估计他是接到我的信息赶来的。我立刻让司机等一下,终于握住了他的手。来鲁院时,带来了他的长篇小说《纸房》,在鲁院读完,写了评论发于《文艺报》。10年后与他重逢于贵阳北站……

车子向北城南站驶去。一路上,看着那些熟悉的街景,心中依依不舍。红领公园,每天晚上散步总能遇到同学们,西蜀老宅多次聚会,兴安和傅查的生日晚宴,还有煤矿的哥们儿和《阳光》杂志社的朋友们……

在北京南站,我甚至希望能在人群里发现我的同学,可是没有。在等车的时间里,我拿出那个留言簿,上面有42

位同学的留言,上面的每一则留言都让我感到温暖。

一路上,我始终被离别的情绪包围着,同学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,我发短信给他们,江子说,他已经在昨天下午5时离开,今天回到了江西,他不忍经历离别的忧伤,所以选择了悄悄离开。即将与亲人团聚的喜悦一直不能减弱我与同学分离的伤感。兴安发来短信,他才听说我回家了,没有送他表示遗憾。这个大徒弟打球进步很快,但水平毕竟略逊一筹,有时我把他打急了,他就骂我:“你这个坏人。”

还有许多人,我没有和他们说一声“再见”,很遗憾……

从北京到徐州,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中不能自拔。在徐州坐上开往矿区的客车,两小时后,下了车,我在暮色和灯影里看见前来接站的女儿灿烂的笑容。

10年倏然而过。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了“鲁九”博客,把大家的著作封面和发表的作品放在博客上,还制作了相册,同学的音容笑貌都在这里一一展现。此外,我还选发了不少大家在校时学习、生活、娱乐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照片,看着那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,无不唤起大家对那段美好时光的追忆。于是,博客成了一个回眸的窗口,温馨的所在。我曾在

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永远的“鲁九”》,介绍了这个博客。

李霞说,看到“鲁九”的任何消息,内心都流淌过离别前的酸楚,那特定的场景和氛围、特定的欢声和笑语、特定的别扭与和解,始终带着无法降低的温度、无法稀释的甜蜜以及无法停止的怀念……

林世宾写到,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是感动,仿佛又和亲爱的同学们在一起,“鲁九”的生活又重浮脑海。这一刻,我又从日常中抽身出来,满怀祝福。朋友们,一切安好!

吕先富说,很享受在鲁院的课间时光,以及与同学们的挚情,那于我是很踏实的日子。

有一次,白描院长也来“鲁九”博客留言:哈,第一次来,你们这好热闹!以后有个常遛弯的地方了。想念大家!

今天,我们又有了微信群,这里又成了我们交流的平台,同学们把图片或视频放到群里与大家分享。10年间,许多同学有了第二次握手的经历,那重逢的喜悦妙不可言。

“两个月的时间太短/前一个月相识/后一个月用来分离/也许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很长/长过我们一生的回忆”……还是江子的诗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九期高研班学员)